

## 緬甸的國家認同

紀舜傑

淡江大學教育與未來設計系副教授

### 摘要

緬甸被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稱為是亞洲下一個崩壞的國家。另一方面，緬甸也被稱為「光與花瓣的國度」，是一個安全輕鬆友善的多元文化社會。本文重點在檢視緬甸的國家認同議題，以血緣、民族、語言、宗教等原生條件，以及歷史、制度、社會結構等建構要素探討緬甸的國家認同議題。從英國殖民時期到獨立後，緬甸人的族群和身分認同一直都是政治發展的核心議題。執政者都嘗試對緬甸的人民進行分類，這些分類對公民身份、基本權利、政治和武裝衝突都有相當影響。由分類和後續治理而來的衝突導致族群間衝突不斷，最後因為族群的武裝化讓整體認同的建構困難重重。獨立後長期執政的軍政府以大緬族主義，將原生論中的族群和宗教立為單一認同的標準。大緬族主義加上佛教民族主義就讓佛教成為緬甸文化與群體認同的同義詞，即使在 2010 年代民主改革之後，表面上緬甸將煥然一新，國際上也對新的緬甸發展寄予厚望，但是軍政府和佛教民族主義仍然對緬甸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另外羅興亞人大量流亡的報導傳遍全世界時，來自國際的批評和壓力就讓想重新走向世界的緬甸政府無法再輕忽漠視。只要羅興亞人事實存在於緬甸，緬甸政府就必須面對他們的身分認同問題。

**關鍵詞：**緬甸多元性、大緬族民族主義、佛教民族主義、羅興亞人

## 壹、緒論

近來緬甸受到台灣媒體關注，是因為台灣年輕人被誘騙至柬埔寨和緬甸從事詐騙工作，受騙者指控緬甸的 KK 園區裡的工作環境惡劣，台灣青年受到極為惡劣的對待，一時緬甸 KK 園區「惡名昭彰」，讓台灣媒體大加撻伐（蘋果新聞網，2022）。新北市中和地區有一條知名的緬甸街，這條華新街是由 1960 年代遭受緬甸政府排華而群體移居於此的緬甸華人的新故鄉，也有後來到台灣的新住民加入，整條街飄散的不只是緬甸的食物風味，也成了台北地區東南亞多元文化的生活場域。與華新街對應的緬甸聯邦共和國，曾被類為與古巴、伊拉克、利比亞、北韓、蘇丹、敘利亞等國同是全世界最違反民主法治與人權保護的國家（Norberg, 2003）。英國《經濟學人雜誌》（*Economist*, 2021）也稱緬甸是亞洲下一個崩壞的國家。另一方面，緬甸也被稱為「光與花瓣的國度」，也是對外國旅客而言，一個安全輕鬆友善的多元文化社會（王珉瑄、洪家寧，2017）。

從 1990 年代以來，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是緬甸的國際形象代表，她領導民主改革對抗軍政府，卻受到軍政府長期軟禁，成為緬甸民主的苦難象徵，這為她贏得國際聲望，諾貝爾和平獎的加持更讓人將緬甸的光明未來寄託在她身上，但是近幾年因為羅興亞人（Rohingya）遭受迫害的新聞傳遍全球，不但重創翁山蘇姬的國際形象，也成為緬甸的國家負面形象的焦點。

緬甸國土超過 67 萬平方公里（世界排名 42），人口超過 5,700 萬（世界排名 25），是個族群多元組成的國家，最多數族群是緬族人（Bamar, 68%），其次是撣族人（Shan, 9%）、克倫族（Karen, 7%）、若開人（或稱阿拉干人）（Rakhine, 4%）、華人（Chinese, 3%）、印度裔人（Indian, 2%）、孟族（Mon, 2%）、以及其他族裔<sup>1</sup>。宗教信仰也是多元並存，最多數的是佛教徒（87.9%），基督教與天主教徒次之（6.2%），再來是穆斯林（4.3%），其

<sup>1</sup> 在 CIA（2022）的族群分類資料中，並沒有列入羅興亞人。在維基百科（2022）的資料中，在 2016 年難民潮之前，緬甸的羅興亞人約為 100 萬。

他則是更小不超過 1% 的教徒如印度教（0.5%）等（CIA, 2022）。

緬甸的天然物產豐富，著名的有石油、紅寶石、翡翠、柚木、錫、鎢、鋅、鋁等天然資源，加上東南亞最長的海岸線，帶來豐盛的漁業產量。在 1962 年軍政府掌權之前，緬甸的經濟發展和泰國大約相當，落後南韓不遠，仰光的現代化程度不輸給新加坡，甚至還高過曼谷。但是到了 1980 年代，緬甸就遠遠落後（吳丹敏，2021）。我們檢視緬甸的各種國際排名（表 1），會發現緬甸整體排名都在百名之外，特別是在各種自由、民主、人權、清廉方面都是居於最後段國家之列。幸福、和平、創新等也都是百名之外。只有能源指數名列前 100 名之列。

表 1：緬甸的國際排名

	國際評比	緬甸排名		國際評比	緬甸排名
1	2021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排名	164	9	2022 世界經濟自由度	149
2	2021 人均國內購買力排名	150	10	2022 世界新聞自由指數	176
3	2021 清廉印象指數排名	140	11	2022 全球最佳居住城市排名	147
4	2022 全球幸福報告排名	126	12	2022 年人權和法治指數	169
5	2021 全球創新指數排名	127	13	2022 年國家出生率	17.7
6	2022 年世界上財富排名	148	14	2022 全球自由度評分	9 (不自由)
7	2021 全球民主指數	166	15	2021 國家能源指數	83
8	2022 全球和平指數	139	16	2022 城市污染物排放指數排名	2

來源：1. Statistic Times (2021)；2. Statistic Times (2021)；3.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21)；4. Helliwell 等人(2022)；5. Dutta 等人(2021)；6. Ventura(2022)；7. Economist Intelligence (2021)；8.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2022)；9. Heritage Foundation (2022)；10.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2022)；11. World Population Review (2022a)；12. GlobalEconomy.com (2022)；13. World Population Review (2022b)；14. Freedom House (2022)；15. World Energy Council (2021)；16. Numbeo (2022)。

本文重點在檢視緬甸的國家認同議題，多年來書寫研究各國的國家認同，我已經習慣找出一般性的認同要素，例如血緣、民族、語言、宗教等原生條件，同時也要檢視歷史、制度、社會結構等建構要素。除了找出各國的認同內涵外，也能發掘許多特有的國家特色與性格，充分領略世界多元性的美妙與精采。

首先我們認知國家認同的所有概念都有界線，界定團體內外的成員，差別在這些界線是包容還是排他，以民族文化為基礎是較具排他性國家認同，這種原生論以共同的祖先、出生地的限制、種族、宗教，或是語言等民族文化為認同的基礎，這些標準客觀存在，個人沒有選擇的自由，這屬於是非題，而不是個人意願的選擇題。Smith (1991) 認定國家認同背後的民族主義是具有民族象徵性 (ethnosymbolism)，這些民族象徵性包含民族名稱、共同祖先、共享的歷史記憶、以及共同的故土，其中民族文化是最重要的凝聚力，而且對民族歷史的共同記憶是整個民族一脈相傳的薪火，因此民族是一群具有特定名稱，佔領固有領土，分享共同的神話和歷史記憶，形成一個大眾文化，共同經營經濟發展與政治制度所以，民族主義的形成不是主觀的認定、或想像。

與原生論相對的是建構論，這種偏向公民認同的標準較具包容性，且屬主觀認定。Anderson (1983) 認為民族不完全是血緣關係的結合，而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imagined political community)，民族的認同都是經過想像、塑造、或是捏造出來的。國家認同則是透過在歷史、語言、意識形態、以及權力的交叉作用的想像建構而成。不同的文化群體在這個建構的過程中，可能因為競爭而造成國家認同的爭議。

本文主要希望以上述原生論與建構論的脈絡，檢視緬甸的國家認同議題，特別是英國殖民、族群（緬族為主）、宗教（佛教民族主義）、與軍政府在國家建制與民族形塑上的角色，並探究少數民族在單一認同的壓力下如何回應與反抗。

## 貳、英國殖民的長遠影響

英國在 19 世紀對緬甸產生興趣來自與法國在此區域的競爭，法國已經攻佔越南、柬埔寨跟寮國等地區，英國則是殖民印度，想將勢力延伸至緬甸，除了可與法國抗衡之外，也可以藉由佔領緬甸連結中國的西南部區域，形成一塊很大的貿易區域，享受這豐富的經濟利益。於是在 1824 年首度爆發英緬戰爭，當時緬甸的貢榜王朝軍力非常強大，緬族將領自信可以像打

敗泰國一樣地擊退英國。

然而英國的優勢武力征服緬甸，歷經 1824、1852 到 1886 年徹底瓦解貢榜王朝（1752-1886），而且將緬甸納入印度的管轄，這個「以印治緬」的手段對緬甸人是莫大的傷害。特別是貢榜王朝在強盛時期甚至想入侵印度，現在反而成爲印度底下的殖民地，而且直到 1937 年才脫離印度成爲獨立的殖民地。這種以印治緬被征服而且隸屬在印度之下的羞辱，埋下緬甸人反抗英國殖民的深深仇恨，所以在被殖民期間與英國的武力衝突不斷，在英國殖民者的眼裡，是個比較不平順的殖民地。

英國的殖民策略也採取對各族群「分而治之」政策，直接統治緬族，間接統治其他族群。並且引進基督教進入少數族群區域，形成緬甸人內部的宗教差異，衍伸出不同的信仰和文化系統，也種下族群衝突的根基。也因爲英國讓各種商業貿易發展進入緬甸，英國商人、以及印度商人掌握經濟優勢，形成高利貸業者，剝削緬族農民，及掠奪土地。英國人面對緬族的強力反抗，反向利用先前受緬族貢榜王朝壓迫的少數族群，如克欽族、克倫族、撣族等，給予相對較多的經濟資源與扶持，成爲英國壓制緬族與平順治理緬甸重要助力。由經濟不平等而來的不滿，都是仇恨累積與武力衝突的引爆點。這激發了大緬族民族主義情緒，將少數族群與英國殖民者歸爲同類的敵人，這種情緒在獨立之後仍然深植在緬族人心裡。

另一方面，英國人殖民緬甸將他描繪成一個美麗多元社會拼圖，英國殖民官 John Sydenham Furnivall 在 1920 年代，首次以「多元社會」(plural society) 形容當時荷蘭屬地雅加達與英國殖民的仰光的多元種族，因爲這兩地區各色人種與不同的族裔共存，彼此並存但不混合，各自保有自己的語言、宗教、與文化 (Furnivall, 1956)。這種殖民者視角的多元社會對緬族的人而言，不是緬甸發展的美好景象，他們並沒有享受到多元社會發展跟繁榮的成果，反倒是像印度人因爲與英國殖民者較爲友好，順利佔去許多公職和較佳工作的機會，讓印度人的社經地位凌駕在緬甸人之上。而且在最多元的仰光地區，在 20 世紀初期緬甸人只佔 1/3 的人口，外來移民反而成爲多數。對緬甸人而言，這種外人眼裡的美好多元景象，是自己家園被外來霸權勢力、投機分子和少數族裔所佔據。

因此 1948 年正式獨立後高漲的民族主義，認為凡是與殖民帝國過往還有瓜葛的人都很可疑，必須加強排斥，獨立必須是完整且立即性的獨立，不能與過往的殖民帝國還有任何牽連。獨立後的軍政府，不願面對緬甸多民族的事實，反而是仇視這樣的多元性，並轉而想辦法去摧毀這種多元性，企圖打造一個同質性的緬族社會，因此 1960 年掌權的緬甸將軍們，以大緬族民族主義為名摧毀多元社會，操作種族與宗教議題，塑造一個單一民族單一文化的國家。

### 參、憲政體制與軍政府

緬甸在 1948 年 1 月 4 日獨立，之後仍然紛爭不斷，建國過程並不順遂。有許多緬族人相信占星術，就有人認為以占星術來看，緬甸人選錯獨立的日子，因此導致緬甸國家發展不順利 (Rogers, 2016: 42)。事實上，獨立前六個月，領導緬甸對抗殖民統治的翁山將軍 (Aung Hcan)，連同他的半數內閣閣員一起遇刺身亡，這群領導精英的喪命應該影響更加深遠。特別是在 1947 年翁山在彬龍舉行的會議 (Panglong Conference)，希望建立緬甸境內所有少數族群都平等的基礎，翁山認為在緬甸獨立後應該形成一個聯邦國家，因為緬甸的多元性建立一個單一體制國家並不可行，必須透過聯邦再加上妥善規劃的法規保護少數族群的權益。他們承諾邊境地區的少數族群原則上可在內部事務上享有充分自治權，也將享有在民主國家中最基本的權益。可惜，翁山沒有機會在獨立建國後，親自建構這些多元共存共榮的憲政設計。

緬甸人的族群和身分認同一直是緬甸政治發展的核心議題，從英國殖民時期到獨立後都是如此，本來建國之後的憲政建制應該設法根本性地解決這個核心問題，對外爭取獨立的國家身分，對內處理族群的歧異而建立新的國家認同。一般國家在建國初期透過憲法、國界、官方語言、軍隊、首都、貨幣等建制達成一致認同標準，這些關鍵的一致性的國家認同標準如果沒有妥善建立，國家發展可能會不穩，或者遭到扭曲、不平衡的發展，並威脅未來的團結和穩定性 (Dittmer, 2010)。

可惜翁山在遇刺後，『彬龍』提出的包容性的認同建構並沒有實現，反而是朝著族群文化跟宗教的單一同質化，將多元的族群性強力壓制。『1947年憲法』設立了兩院立法機構，一個獨立的司法機構，並確定了人民的基本權利。但憲法只有明確承認最大的族群體的四個所在邦；即克倫族、克倫尼族、撣族、和克欽族，其中只有兩個撣族和克倫尼族被賦予在 10 年後有分離的權利。其他少數族群沒有得到憲法的明確承認，這樣的憲法規定，被指責是與殖民時期分而治之同樣的手法，這引起少數族群的不滿與抗爭，最後讓軍政府藉著對付抗爭而趁勢而起。因此在 1962 年尼溫 (Ne Win) 發動政變，推翻文人政府，之後軍政府一直統治緬甸，成為全世界統治時間最久的軍事政權。

尼溫是緬甸獨立軍的軍官，在獨立後晉升為總司令，他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緬甸與英國、日本等國的紛爭，導致外部勢力和國內少數族群與外國合作而分裂的情形極為痛恨，因此掌權後不但將緬甸帶到近乎鎖國，對內也在大緬族主義之下，進行單一緬族化的統治。尼溫上台後廢除憲法並解散國會，宣告議會式民主不適合緬甸，改以透過革命委員會作為權力機構。並且將外國企業收歸國有，也開始驅趕外國人，特別是印度人。並且將首都遷往奈比多 (Naypyidaw)，因為具有最現代化發展和多元色彩的仰光，被視為是殖民的象徵，緬甸需要擺脫殖民者的所有遺跡。而奈比多代表的是「太陽皇城」，不但是要喚起緬族人的意識，更要恢復緬族人的光榮歷史。如前所述，許多緬甸人相信占星術，因此以占星術推定奈比多具有幸運數字的色彩，同時也包含為避免外國人從海上進攻，而隱密地建造並遷都至內陸的國防考量 (Cockett, 2016)。

軍政府打壓緬族以外的語言，不只殖民者的英文，其他少數族群的語言也難逃打壓。學校教育完全以緬族為主的歷史觀，對其他族群幾乎隻字未提，或是污名化少數族群，例如將撣族描寫成是吸食毒品的人；克倫族是分離主義者，欽族則是落後而且未開化，克欽族被描述成為居住在北部山區的野蠻人，對印度的移民也說成是靠英國人庇護而來。

軍政府在 1989 年將緬甸的國名由 Burma 改為 Myanmar，也將仰光 Rangoon 改名為 Yangon。軍政府認為 Burma 一詞僅僅涵蓋了緬甸最大的緬

族 (Barma)，而沒有包含其他 134 個少數族群。只以緬族主體民族的名字來作為國名，對其他族群是種歧視。另外一個解釋是，Burma 是英國殖民時期對於緬甸的稱謂，緬甸軍政府為擺脫英國殖民時期的痕跡而為國家改名。事實上 Burma 和 Myanmar 的詞源相同，都是緬族人的稱號，在 19 世紀前都會被交互使用，只是英國殖民者來之後使用 Burma 這詞，於是變成緬甸的主要稱號。軍政府號稱 Myanmar 能代表其他族群是不正確的說法(易林，2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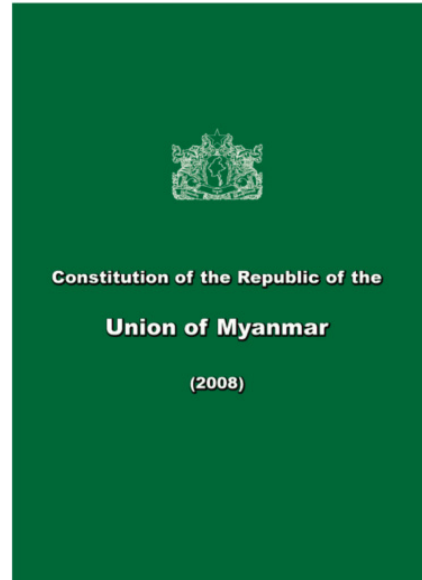
顯然地，Burma 與 Myanmar 這兩個名稱象徵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歷史經歷和身分認同，各自都堅持自己的聲稱合法性和政治忠誠。堅持 Burma 者帶有對軍政府的抗議意味，因為軍政府的改國名並沒有經由各方討論而成，只是軍政府玩弄緬族民族主義的手段。受到軍政府監禁的翁山蘇姬曾公開表示，她喜歡稱自己的國家為 Burma (黃維德，2013)。認同軍政府的人則認為，擺脫英國殖民者選定的名號，是緬甸新的國家認同的確立。

這個改名事件在國際上也有不同的反應，可分為接受、拒絕承認、與兩者並陳的不同反應。在聯合國包括法國、日本、中國和印度等國都承認緬甸的改名。而美國、加拿大和英國則拒絕承認改名。他們認為改名並沒有經過人民的同意，所以新名字是沒有法律效力的，而且堅持以舊名 Burma 具有否定軍政府合法性的一種表示。第三種則是像澳洲採取混合策略，交替使用新舊名字，既展現在外交上的尊重，也藉由使用舊名對軍政府的極權統治有所警惕。

軍政府能夠長久掌權的一項制度性原因，根據『緬甸聯邦共和國憲法』(2008) (圖 1)，總統雖然有權任命聯邦部長和副部長，但是國防、安全與內政、邊境事務的部長和副部長，只能從國防軍總司令提名的軍職人員中任命。其他部會的部長人選則應徵求國防軍總司令的意見。而且國防軍總司令的實質權力甚至凌駕在總統之上。第 40 條 C 款規定當國內出現武裝叛亂或暴力活動，可能引起聯邦與民族分裂、國家主權喪失時，總統在國防與安全委員會同意後得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但是卻由國防軍總司令接管並執行國家主權，實質上成為國家領導人。



同時緬甸憲法也保障軍方佔有上下議會的 25% 席次，而修憲必須獲得議會 75% 以上的贊成票才可通過，等於軍方所掌控的 25% 席次，確保了軍方的絕對否決權。這些憲法規定讓軍政府享有至上的權力，任何民主改革都將需要軍政府同意，可能危及軍方權益的行動都讓軍政府有加以鎮壓的法源基礎。2010 年後的民主改革上路，雖然帶給緬甸人民主自由的契機，但是軍方所享有的制度性特權是所有追求民主化人士心中的陰影。然而在一份跨 2015 年與 2019 年的民意調查中，我們看到對於這條軍方的保障條款是否需要被移除，最多數人選擇不回答（2015 有 57%，2019 有 43%），贊成取消的只有 2015 的 37%，2019 的 41%（Welsh, et al., 2020: 69）。而且對軍方的信任度從 2015 年只有 46%，到了 2019 提升到 73%。（Welsh, et al., 2020: 63）這項軍方根深蒂固的權力優勢，是緬甸民主進展顛簸的重要原因，以西方民主發展模式觀之，是制度上根本性的威脅。



來源：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the Union of Myanmar (2008)。

圖 1：緬甸憲法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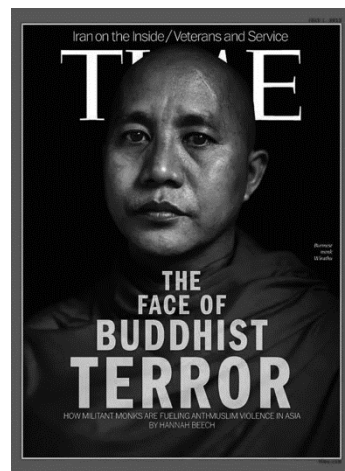
#### 肆、佛教民族主義

佛教在緬甸的歷史久遠，從 11 世紀的緬族蒲甘王朝開始就已經是當時主要的宗教（Lewy, 1972）。緬甸歷代國王均遵奉佛教，緬甸成了一個佛教的國度，緬甸文化與佛教關係密切，當有外族入侵或是民族意識出現時，佛教是對抗與動員的重要的力量。因此緬甸的認同意識裡，緬甸是以緬族和佛教組合而成。這個最高權力與佛教的結合，也被稱作「業力王權」（Karmic Kingship），即通過征服、平定和皈依佛教來擴大國家，王權的權力基礎來自佛教的信仰與修行（Jordt, 2021）。獨立後的軍政府繼承業力王

權模式，軍事將領們將其政治合法性建立在聲稱他們是王國的保護者、佛教的守護者和主權的捍衛者。傳播佛教對掌權者而言是一種美德且合法的志業，因此對異教徒的壓迫都是為了緬甸國族發展的必要手段。因此佛教是緬甸文化與群體認同的同義詞，這個認同的重要內涵就是成為緬甸人就是成為佛教徒。因此，住在緬甸和獲得公民身份，必須尊重佛教價值觀和緬族的文化和語言。

緬甸在獨立前一本由穆斯林出版的書，強烈貶低佛教，因而點燃佛教徒對伊斯蘭教的仇恨，佛教團體認定穆斯林將摧毀緬甸佛教（Smith, 1965）。即使到了 21 世紀民主化改革後，佛教民族主義份子對伊斯蘭教徒的威脅仍然充滿敵意。民族主義僧侶與軍政府反對緬甸單一國家及其文化（佛教）主導地位受到外國勢力和異族所侵襲，特別是針對羅興亞穆斯林的仇視，大緬族民族主義者批評他們得到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援助和伊斯蘭激進基地組織的支持。2012 年在佛教激進份子威拉杜（Ashin Wirathu）領導的 969 運動，打著反「亞洲伊斯蘭化」（Islamification of Asia）的口號，號稱要保證緬甸民族純潔，保衛緬甸聯邦神聖主權完整，不讓緬甸因為豐富的資源再次淪為外國的殖民地。在威拉杜的煽動下，反穆斯林的騷亂導致清真寺被燒毀和伊斯蘭教徒的傷亡。

美國《時代雜誌》（*Time*）以「緬甸賓拉登」形容威拉杜，稱他是佛教恐怖分子（Beech, 2013）。甚至是以「佛教恐怖分子的面孔」為封面標題（圖 2），指控威拉杜帶領佛教走向宗教暴力。這篇報導引起緬甸政府與人民的憤怒，雖然他們也不贊同威拉度的激烈言詞與暴力手段，但是他們認為這篇文章是對他們宗教的妖魔化，他們反駁聲稱非暴力原則是佛教的核心教義，並且大多數佛教僧侶對其他信仰持寬容態度。他們認為這篇文章忽視了緬甸宗教問題背後複雜的歷史和力量糾葛，這樣的報導是對緬甸人的敵意展現，也



來源：Time (2013)。

圖 2：《時代雜誌》報導威拉杜的封面照片

證明西方缺乏對佛教的理解。

即使在民主改革之後，緬甸的國內仍是佛教民族主義高漲，佛教僧侶自「番紅花革命」(Saffron Revolution)<sup>2</sup> 後對國家政治的參與與日俱增，他們也是翁山蘇姬的強力支持者。自 2013 年起陸續在國會中有宗教相關法案被提出，試圖要限制不同宗教信仰的男女通婚，也將限制穆斯林生小孩的上限，並阻止佛教徒皈依其他宗教。因為佛教民族主義力量強大，讓翁山蘇姬在民主進展與權力穩固的權衡下，很難強勢地與這股勢力對抗。我們可以看到緬甸人認同的最主要對象都是宗教信仰，分別是 2015 年的 53%，2019 年 44%。而且絕大多數的人都認為宗教信仰應該是公民身分的要素，在 2015 年贊成的有 81%，2019 年則有 68% (Welsh, et al., 2020: 74-77)。

我們如果以全球觀點來看，宗教在各國的身份政治上的主導力量似乎越來越明顯。緬甸的宗教民族主義就可看成是全球宗教間鬥爭的一部分，爭執的是普世價值是否穿越國界與文化界限，這些普世價值包含現代自由、權利和個人主義的主張 (Csordas, 2009)。目前宗教鬥爭的局面因而成爲一場全球性的戰爭，不僅激進的宗教運動有所增加，而且世界宗教變得更加社區化和種族化 (Juergensmeyer, 2008)。所以，緬甸的佛教民族主義，來自殖民歷史中的衝突與身分認同掙扎，也有當前對於全球佛教面臨危機的可怕的想像，認爲在全球的宗教衝突中，其他宗教如伊斯蘭教和基督教都將試圖消滅佛教。佛教衰落將會造成道德混亂黑暗的時代，這個災難陰影造成緬甸佛教民族主義者在政治和身分認同上的危機感，所產生的恐懼與不信任感，就會導引出強烈的怨恨和組織暴力。特別是來自伊斯蘭教的侵犯更是緬甸佛教發展的危機 (Gravers, 2015)。因此，我們便接著討論緬甸強力佛教民族主義下，最爲突顯的受害者，即羅興亞人的議題，對緬甸國家認同所造成的影響。

---

<sup>2</sup> 「番紅花革命」是在 2007 年由佛教僧侶帶頭發起反對軍政府的抗議活動，他們要推動緬甸民主改革。這場運動隨即遭到軍政府殘酷鎮壓，造成多人死亡，數百名僧侶遭解職和逮捕。

## 伍、羅興亞人的議題挑戰

上述緬甸的佛教民族主義，藉著大緬族主義運動成為緬甸單一化的主要動力，強力同化的結果就是造成其他宗教信仰的生存問題，特別是伊斯蘭教徒的處境引起最多的關注。緬甸的伊斯蘭教徒從來源上大致分為四個群體：來自中國雲南的「潘泰」(Panthay) 穆斯林、緬族穆斯林 (Burmese Muslim)、印度裔穆斯林 (Indian Muslim) 和羅興亞穆斯林 (Rohingya Muslim) (翁婉瑩, 2017)。前兩類的伊斯蘭教徒進入緬甸較早，與緬族人相處經驗較多，在語言與風俗習慣上沒有太大的差異，緬甸人的身分認同較為清楚，而且與佛教徒通婚的情形也不算罕見。英國殖民之後，也將這兩類伊斯蘭教徒認定為緬甸人。在 1982 年軍政府制訂的『緬甸公民法』(Burma Citizenship Law)，對緬甸人的公民身分加以區分界定，以 1824 年第一次英緬戰爭為標準，在戰前就已經居住在緬甸境內的族群，都界定為緬甸公民。這兩類的穆斯林也因此確認為緬甸公民身分。

印度裔穆斯林和羅興亞穆斯林則是在英國殖民後才逐漸移居至緬甸境內。印度裔穆斯林後來可以經過歸化手續成為緬甸公民，但是羅興亞人則是一直被排除在獨立後的緬甸國民身分之外。而且不能擔任公務員和教師、護士等公職。學校教育也是緬族制定的單一教育體系內容，無法以其民族與宗教信仰自立教育系統。這些不平等待遇引起羅興亞人的不滿，也導致與緬族人長期的抗爭和衝突。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人入侵緬甸時，緬族人與日本人結盟對抗英國，而羅興亞人則是站在英國陣營與緬族激烈爭戰。兩國族群間的仇恨加深，即使後來緬族獨立軍轉向與英國結盟，但是對羅興亞人的恨意依舊。1947 年翁山領導的「彬龍會議」，試圖在獨立前整合緬甸各族群的矛盾與歧見，對各族群發出平等對待的善意，但是羅興亞人都沒有被包含在這個族群和解的會議中。1948 年緬甸獨立後，羅興亞人發動聖戰，希望脫離緬甸而加入孟加拉。這場聖戰延續多年，是緬甸軍政府與少數族群間最激烈的戰鬥。1978 年緬甸軍政府強力鎮壓羅興亞反抗軍，造成數十萬羅興亞人逃難至孟加拉。

另一波羅興亞人的逃難潮發生在 2012 年，據傳三個羅興亞人搶劫並輪姦後殺害了一個若開邦的女性佛教徒，引起若開邦的喧然大波，兩方人馬爆發激烈衝突，稱為 2012 年若開邦暴動。軍政府出兵強力鎮壓，造成許多羅興亞人流離失所，逃離緬甸往鄰近國家尋求立身之處。2012 年緬甸總統登盛曾經對外表示，要求國際社會協助將整個羅興亞人撤出緬甸並安置到第三國 (Saw Yan Naing, 2013)。到了 2015 年羅興亞難民潮引起國際注目，聯合國甚至指責緬甸政府是對羅興亞人進行種族滅絕 (genocide) (Ellis-Petersen, 2018)。翁山蘇姬在國際媒體大肆報導羅興亞人的悲慘遭遇後，受到許多責難，認為她身為緬甸民主改革的領導人與象徵，竟然對這樣的殘暴作為無所作為。

羅興亞人被稱為是沒有國家的民族 (Rogers, 2016)，在緬甸境內生存超過百年，但是緬甸人連他們的名稱都有意見。緬甸學者指出在英國殖民期的人口普查中，並沒有羅興亞人的名稱出現，這個名稱是在緬甸獨立後才出現 (朱諾, 2016)。大多數緬族人都不用羅興亞人這個稱號，而是稱呼他們 Gala，而且 Gala 這個名詞指的是所有的穆斯林，也泛指所有外來的人 (Yang, 2017)。所以，緬甸政府曾多次抗議外國政府一在以羅興亞人的稱號指控緬甸政府鎮壓自己的國民，因為在緬甸官方的態度上，羅興亞人根本不存在。

翁山蘇姬對羅興亞人的事件沒有積極作為，有其國內政治鬥爭的難以抗拒因素，如果與國際輿論一起痛罵軍政府，或是帶領抗爭行動，可能遭到軍方的強力反制，對其政黨和她個人的安危都是很大的風險。另外，羅興亞人的國際關注，與緬甸內部人的反應有很大的落差，許多緬甸人不理解為何這群從孟加拉來的外來人，不但沒有融入緬甸社會，還一直與緬甸政府對抗，害得緬甸的國際形象受損。然而在緬甸逐步改革開放，希望融入世界經濟發展體系之際，國際普遍的人權標準是緬甸政府和人民很難置之不理的。緬甸還沒有強大到像中國一樣，可以讓人權與經貿脫鉤，即使同樣受到國際指責人權狀況不良，中國可以憑藉經濟實力加以對抗，但是緬甸還無法承擔因為人權議題而來的經濟制裁或是道德責難。人權紀錄對中國可能是阿基里斯腱炎，偶而發病影響行動。但是對緬甸可能就是槍傷，如果未能妥善治療，可能會造成重大傷害或永久影響身體正常運作。

## 陸、結論

從英國殖民時期到獨立後，緬甸人的族群和身分認同一直都是政治發展的核心議題。執政者都嘗試對緬甸的人民進行分類，這些分類對公民身份、基本權利、政治和武裝衝突都有相當影響。由分類和後續治理而來的衝突導致族群間衝突不斷，最後因為族群的武裝化讓整體認同的建構困難重重 (Myo Aung, 2020)。1947 年翁山在彬龍會議中提出建立緬甸成爲一個多元族群平等並存的聯邦，他已經清楚看出緬甸在族群和宗教的多元存在現實，因此想建立一個單一認同基礎的國家是不切實際的。可惜翁山沒有機會在獨立建國後，親自建構這些多元共存共榮的憲政設計。

長期執政的軍政府以大緬族主義，將原生論中的族群和宗教立爲單一認同的標準。他們繼承王朝時代的「業力王權」，認定他們的政治合法性建立在他們是緬甸國家的保護者、佛教的守護者和主權的捍衛者。大緬族主義加上佛教民族主義就讓佛教成爲緬甸文化與群體認同的同義詞，成爲緬甸人就是成爲佛教徒。即使在 2010 年代民主改革之後，表面上緬甸將煥然一新，國際上也對新的緬甸發展寄予厚望，但是軍政府和佛教民族主義仍然對緬甸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

翁山蘇姬在 2015 年帶領全民盟在國會選舉中贏得勝利，成爲緬甸首次政黨輪替的執政者。但是礙於憲法第 59 條 (被稱爲翁山蘇姬條款)，翁山蘇姬無法成爲緬甸總統，她在國際媒體眼裡是緬甸最高權力掌握者，事實上仍是受到緬甸軍方和政黨競爭的影響，讓她難以做出外人期待的大改革，特別是面對存在超過一世紀的羅興亞人議題。羅興亞人從英國殖民時期便與緬族不斷征戰，緬甸建國後並未將其列爲緬甸國民，始終以外來人的身分看待。或許對大多數的緬甸人來說，漠視或歧視羅興亞人是生活的日常，是幾個世代以來眾多紛擾的其中一項，而且並不是最困擾的議題，只有在族群政治動員時，他們的伊斯蘭教身份才被拿來當認同政治中的他者 (other)，成爲仇恨的對象。但是當羅興亞人大量流亡的報導傳遍全世界時，來自國際的批評和壓力就讓想重新走向世界的緬甸政府無法再輕忽漠視。只要羅興亞人事實存在於緬甸，緬甸政府就必須面對他們的身分認同問題。

## 參考文獻

- 『緬甸聯邦共和國憲法』（2008）（<https://www.lawlove.org/Top8/discovery.php?act=one&b=MMR.001>）（2022/9/19）。
- 王珉瑄、洪家寧，2017。〈不一樣的緬甸——光與花瓣的國度〉《天下雜誌》618 期（<https://new.cwk.com.tw/article.php?db=cw&id=30149&flag=0>）（2022/7/21）。
- 朱諾，2016。〈羅興亞人一詞引發翁山蘇姬外交困局〉。美國之音，5月7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rohingya-dilemma-20160506/3319564.html>）（2022/7/21）。
- 易林，2021。〈緬甸的英文到底是 Burma 還是 Myanmar？從美國堅持用 Burma，看國際社會對軍方的立場〉。美國之音，2月4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burma-myanmar-2021-02-04/5763969.html>）（2022/7/21）。
- 翁婉瑩，2017。〈累世的糾葛：緬甸的穆斯林樣貌與軌跡〉《南洋誌》（<https://aseanplusjournal.com/2017/10/06/myanmar-commentary-20171015/>）（2022/8/21）。
- 黃維德，2013。〈緬甸的英文國名〉《天下雜誌》5月24日（<https://www.cw.com.tw/article/5049340>）（2022/8/25）。
- 吳丹敏（Thant Myint-U）（黃中憲譯），2021。《緬甸的未竟之路：種族、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的民主新危機》（*The Hidden History of Burma: Race, Capit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台北：馬可孛羅。
- 維基百科，2022。〈羅興亞人〉。（<https://zh.wikipedia.org/zh-ant/罗兴亚人>）（2020/9/19）。
- 蘋果新聞網，2022。〈21 歲男受困 KK 園區！被掏槍押走見這幕超震驚，「不想騙台灣人」遭毒打〉《蘋果新聞網》8月25日（<https://www.appledaily.com.tw/local/20220825/24CDBE7612637D8BE5647358A3>）（2022/8/26）。
- Anderson, Benedict. 1983. *The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 Beech, Hannah. 2013. “The Face of Buddhist Terror.” *Time*, July 1 (<https://content.time.com/time/subscriber/article/0,33009,2146000,00.html>) (2022/9/19)
- CIA. 2022. “The World Factbook: Burma.” (<https://www.cia.gov/the-world-factbook/countries/burma/>) (2022/9/9)
- Cockett, Richard（廖婉如譯），2016。《變臉的緬甸：一個由血、夢想和黃金構成的國度》（*Blood, Dreams and Gold: The Changing Face of Burma*）。台北：馬可孛羅。
-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the Union of Myanmar, 2008* ([https://www.burmalibrary.org/docs5/Myanmar\\_Constitution-2008-en.pdf](https://www.burmalibrary.org/docs5/Myanmar_Constitution-2008-en.pdf)) (2022/9/19)

- Csordas, Thomas J. 2009. *Transnational Transcendence: Essays on Religion and Global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ittmer, Lowell. eds. 2010. *Burma or Myanmar? The Struggle for National Identity*. Hackensack, N.J.: World Scientific.
- Dutta, Soumitra., Bruno Lanvin, Lorena Rivera León, and Sacha Wunsch-Vincent. 2021.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1."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https://www.wipo.int/edocs/pubdocs/en/wipo\\_pub\\_gii\\_2021.pdf](https://www.wipo.int/edocs/pubdocs/en/wipo_pub_gii_2021.pdf)) (2022/8/22)
- Economist*. 2021. "Myanmar Could Be Asia's Next Failed State." April 15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21/04/15/myanmar-could-be-asias-next-failed-state>) (2022/8/12)
- Economist Intelligence. 2021. "Democracy Index 2021." (<https://media2-col.corriereobjects.it/pdf/2022/esteri/eiu-democracy-index-2021.pdf>) (2022/8/24)
- Ellis-Petersen, Hannah. 2018. "Myanmar's Military Accused of Genocide in Damning UN Report." *The Guardian*, August 27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0710094303/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8/aug/27/myanmars-military-accused-of-genocide-by-damning-un-report>) (2022/9/19)
- Freedom House. 2022. "Global Freedom Scores." (<https://freedomhouse.org/countries/freedom-world/scores>) (2022/8/11)
- Furnivall, J. S. 1956. *Colonial Policy and Practic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Burma and Netherlands Indi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GlobalEconomy.com. 2022. "Human Rights and Rule of Law Index - Country Rankings." ([https://www.theglobaleconomy.com/rankings/human\\_rights\\_rule\\_law\\_index/Asia/](https://www.theglobaleconomy.com/rankings/human_rights_rule_law_index/Asia/)) (2022/8/12)
- Gravers, Mikael. 2015. "Anti-Muslim Buddhist Nationalism in Burma and Sri Lanka: Religious Violence and Globalized Imaginaries of Endangered Identities." *Contemporary Buddhism*, Vol. 16, No. 1, pp. 1-27.
- Heritage Foundation. 2022. "2022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https://www.heritage.org/index/ranking>) (2022/8/11)
- Helliwell, John F., Haifang Huang, Shun Wang, and Max Norton. 2022. "Happiness, Benevolence, and Trust during COVID-19 and Beyond." World Happiness Report (<https://worldhappiness.report/ed/2022/happiness-benevolence-and-trust-during-covid-19-and-beyond/#ranking-of-happiness-2019-2021>) (2022/8/21)
-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2022. "Global Peace Index 2022." (<https://www.visionofhumanity.org/wp-content/uploads/2022/06/GPI-2022-web.pdf>) (2022/8/15)



- Jordt, Ingrid. 2021. "Notes on the Coup in Myanmar: Karmic Kingship, Legitimacy, and Sovereignty." *Contending Modernities* (<https://contendingmodernities.nd.edu/global-currents/myanmar-coup-kingship/>) (2022/8/11)
- Juergensmeyer, Mark. 2008. *Global Rebellion. Religious Challenges to the Secular State, from Christian Militias to al Qaed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ewy, Guenter. 1972. "Militant Buddhist Nationalism: The Case of Burma."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Vol. 14, No. 1, pp. 19-41.
- Myo Aung. 2020. "Identity Crisis Ethnicity and Conflict in Myanmar." Crisis Group (<https://www.crisisgroup.org/asia/south-east-asia/myanmar/312-identity-crisis-ethnicity-and-conflict-myanmar>) (2022/8/8)
- Norberg, Johan. 2003. *In Defense of Global Capitalism*. 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
- Numbeo. 2022. "Asia: Pollution Index by City 2022 Mid-Year." ([https://www.numbeo.com/pollution/region\\_rankings.jsp?title=2022-mid&region=142](https://www.numbeo.com/pollution/region_rankings.jsp?title=2022-mid&region=142)) (2022/8/15)
-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2022. "RSF's 2022 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 (<https://rsf.org/en/index>) (2022/8/12)
- Rogers, Benedict (譚天譯), 2016。《緬甸：一個徬徨的國度》(*Burma: A Nation at the Crossroads*)。新店：八旗文化出版。
- Saw Yan Naing. 2013. "UNHCR Rejects Rohingya Resettlement Suggestion." *The Irrawaddy*, July 13 (<https://www.irrawaddy.com/news/burma/unhcr-rejects-rohingya-resettlement-suggestion.html>) (2022/8/13)
- Smith, Anthony D. 1991. *National Identity*. Reno, Nev.: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 Smith, Donald E. 1965.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Burm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tatistic Times. 2021. "List of Countries by Projected GDP Per Capita." (<https://www.statisticetimes.com/economy/countries-by-projected-gdp-capita.php>) (2022/8/21)
- Time. 2013. "The Face of Buddhist Terror." July 11 (<https://content.time.com/time/covers/asia/0,16641,20130701,00.html>) (2022/9/19)
-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21. "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https://www.transparency.org/en/cpi/2021>) (2022/8/12)
- Ventura, Luca. 2022. "The World's Richest and Poorest Countries 2022." Global Finance (<https://www.gfmag.com/global-data/economic-data/worlds-richest-and-poorest-countries>) (2022/8/24)

- Welsh, Bridget., Myat Thu, Chong Hua Kueh, and Arkar Soe. 2020. "Myanmar: Grappling with Transition: 2019 Asian Barometer Survey Report."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http://www.asianbarometer.org/pdf/MY\\_Report\\_2019.pdf](http://www.asianbarometer.org/pdf/MY_Report_2019.pdf)) (2022/8/23)
- World Energy Council. 2021. "Energy Trilemma Index." (<https://trilemma.worldenergy.org/>) (2022/8/22)
- World Population Review. 2022a. "Best Countries to Live in 2022." (<https://worldpopulationreview.com/country-rankings/best-countries-to-live-in>) (2022/8/12)
- World Population Review. 2022b. "Birth Rate by Country 2022." (<https://worldpopulationreview.com/country-rankings/birth-rate-by-country>) (2022/8/12)
- Yang, Billy, 2017。〈讓緬甸人告訴你，緬甸人為什麼憎恨羅興亞人〉《關鍵評論》12月22日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86059/fullpage>) (2022/8/22)。

# Issues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Burma

Shun-jie J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Futures Design  
Tamkang University, Tamsui, New Taipei, TAIWAN*

## Abstract

Burma received varied recognitions from different viewers, such as the *Economist* called it “failed state while travelers applauded the multicultural beauty and friendly people as a tourist paradise. This article is aimed to explore the national identity issues of Burma through primordialism and constructionism to see what the major driving forces are involved. We found that from the very first of British colonial time identities were the most significant conflict among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 Burma. And the militarization of ethnic conflicts has made identity conciliation very difficult. After independence, the long term ruling military regimes tried to build Burma as a single nation, single religion state, in which Barma is the only legitimate people and Buddhism is the only belief system. Moreover, the oppression on Rohingya was built as the very striking image of Burma around the world, which invited a numerous of blames and attacks from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es. That certainly not only make identity issues more complicated but also will impede Burma’s plan to integrate with globalization and foster further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Plural Burma, Barma nationalism, Buddhism nationalism, Rohingya

